

元代史書 三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元史闡幽

〔明〕許浩撰

元史闡幽序

吾師復齋許先生幼從先君子遊
靖府君讀書京師文名已著比歸
應舉有聲場屋而連不得志於有
司退益究其所學而及於史者宗
史闡幽二卷詞嚴義正褒貶得當
殆欲與致堂管見方駕人共傳誦
已梓行矣先生命述年逾五十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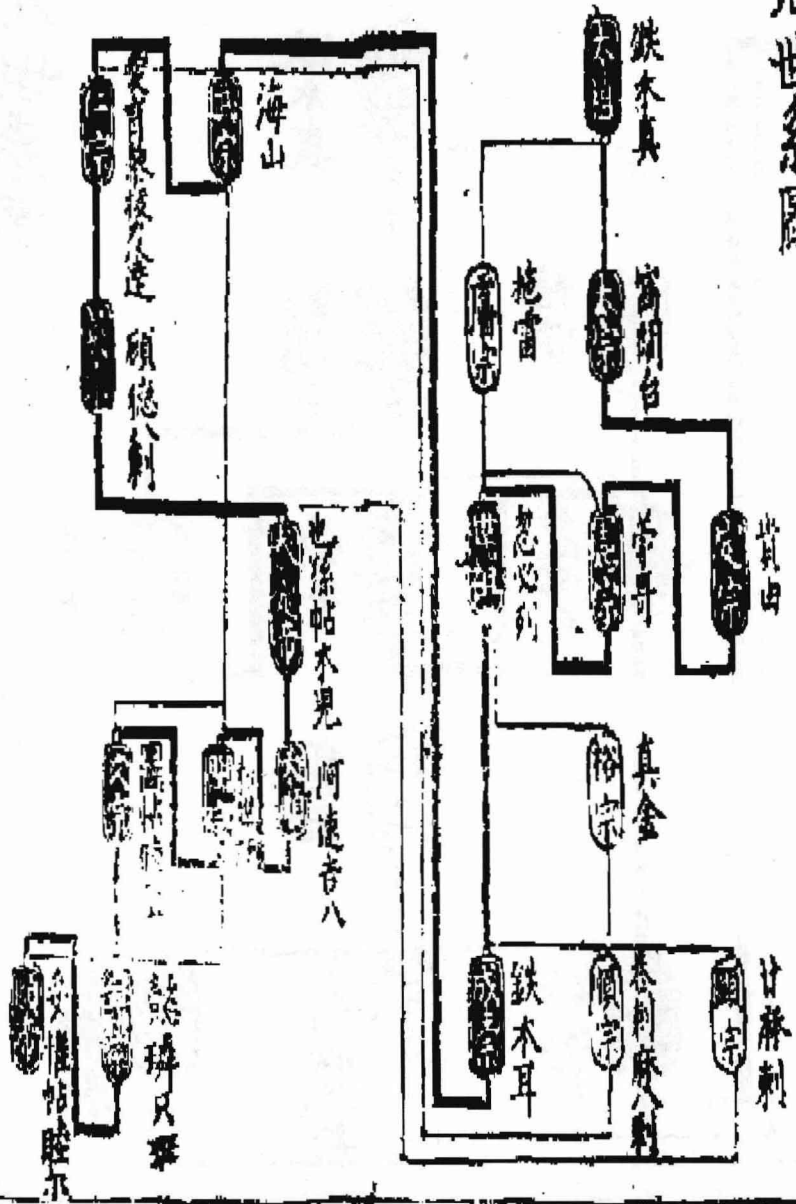
公嘗監祭酒瓊臺丘先生見其文
驚異言於閣老博陵劉先生延於
塾授其子今禮部郎中準經既而
以親老請祿授吾桐城儒學訓導
講授之餘又善元史關幽五十二
篇元人非我族類姓名異常類難
記憶且無甚可觀人多忽易鮮或
言之先生獨加考究而凡善惡之

實之隱微者皆闡明之以脩一代
之史以與前史並傳其於史學非
小者也先生弟國子助教晚庵先
生常欲梓之未幾及將易簀以予
受業時嘗親受手錄而得其心囑
其子稷致書托為之梓予惟先生
之文精粹如此雖棄之於頽壁弊
篋之中後必有如歐陽公者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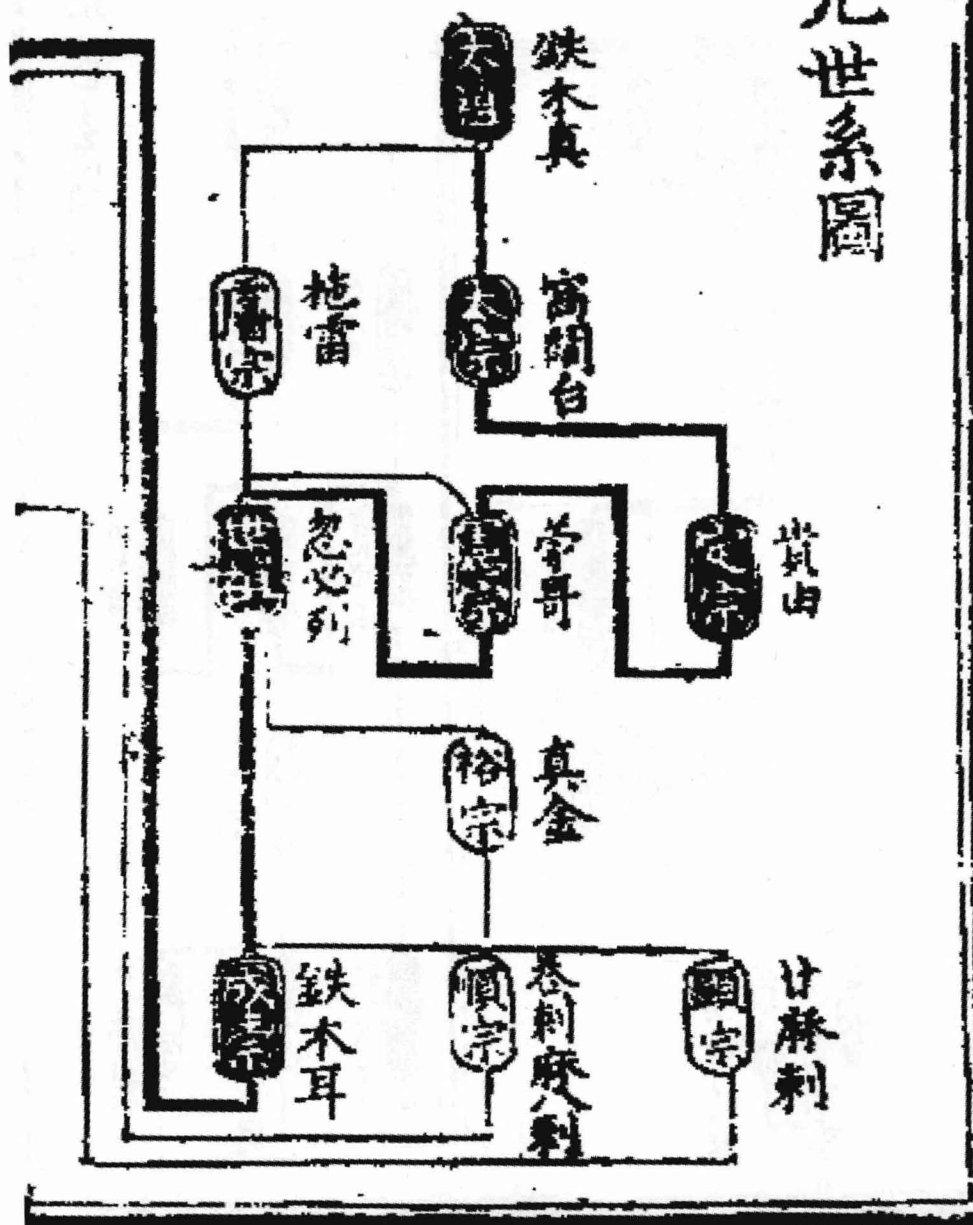
而表章之也奚必梓耶既念傳之
不廣則雖有如歐陽公者而不及
見恐終為頽壁弊篋之物故為之
指俸以梓之以與有志於史學者
共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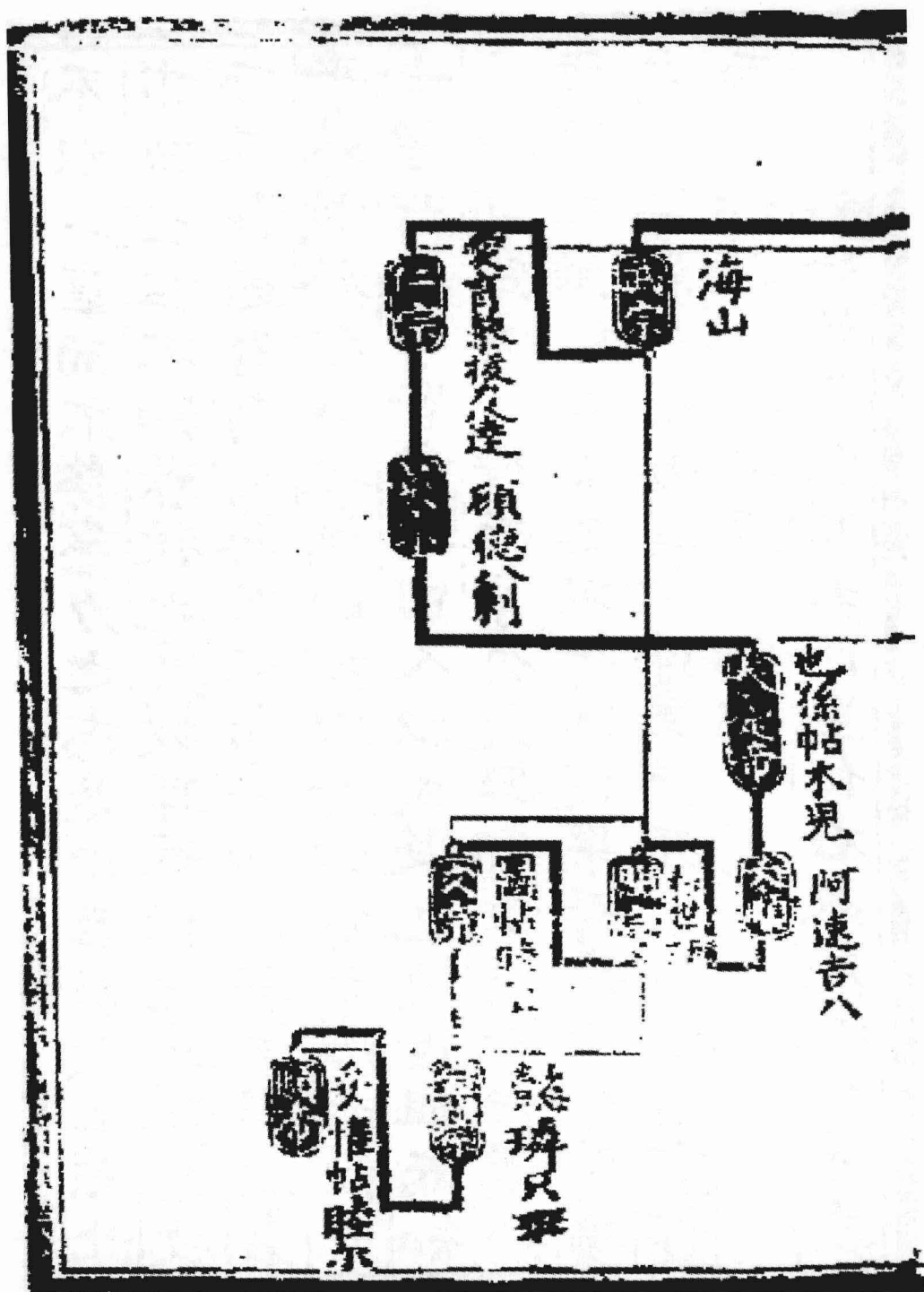
弘治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朔吉
賜進士定海縣知縣門生桐城錢
如京序

元世系圖



元世系圖





不以爲重而不務盡力之志是以至於敗也然此亦由世祖不知春秋之義故耳春秋之義務近攻而不務遠畧尚文德而不尚武功不勞中國以事平外故於齊侯之伐山戎與晉士會之滅赤狄甲士留吁孔子皆書之曰人以致賤也使世祖而知此義則寧有是役而寧有是辱耶幸而世祖猶知無極而難止再舉終不行耳使果再舉而羞隋場之於雲羅則安知莫向遼東浪死之歌之不重作而仁壽之無之不重見也耶

殺江淮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

丞崔斌

世祖天質粹美仁武不殺而能任姚樞許衡廉希憲諸賢先有令聞遂得大位以至於取宋而一天下然不能知夫先王之德以治天下而每為利所動是以既用阿合馬理美江淮錢穀而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尋用禁行鈔法而羅崔或尋又用要束木鈞考剗銀穀而下陳天祥徵尋又用素哥檢囊中書錢穀而殺郭佑楊居寬以拒言者以奪天民之財而民不聊生不之恤也向微群奸惡稔而敗而和礼履孫張雄飛安童等輩督丁

不忽木鉄哥輩相繼柄用而救正之則其傳世不
傳來可知也是以雖能混一而終不能以比於漢
唐宋之盛也欵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許衡卒

許衡將卒而語其子曰吾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
書許某之墓令子孫知其處足矣衡豈耻仕元欵
曰衡生於元而仕元猶孔子生於魯而仕魯也孔
子豈嘗耻仕魯欵孔子不耻仕魯則衡亦不耻仕
元矣而何以戒子不請謚耶衡蓋自信其所學所
守所獻所爲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而不在於謚之

有無也夫惟其自信之及是以其既沒也太常自
議而謚之以文正固不待乎其請而我朝
聖祖高皇帝廟祀孔子錄取歷代名儒從祀仍封
為魏國公又豈請之所得乎後蓋先有以見乎
此矣

十八年詔焚毀道經

世祖以來門之言而使張易參校道書惟存老子
道德經餘悉焚毀似矣然其所以舉者由樂門也
樂門所傳佛氏之言獨不當參校乎使其參校吾
恐其無可取而求若道德經之可存者亦無有也

然則佛氏之言固當先焚毀矣而不能毀遂使其
說蔓延而仁宗因之以寫金字佛經英宗因之以
寫金字藏經而因以作佛事費用鉅萬蠹耗無已
可勝惜哉蓋嘗論之異端之為害也以矣孔子既
沒則有楊墨孟子辟而闢之而其害息孟子既沒
而佛老出其言比於楊墨尤為近理而其為害尤
甚雖有程朱諸賢枉力以距之莫能息也幸而其
徒自相攻擊林靈素以老氏之說惑宋徽宗而更
寺為道院改佛號為大覺金仙僧為德士佛氏之
說幾於息矣而猶不能盡息復遺楊璉真加之徒

以其道感元世祖而為是舉以傾老氏老氏之說亦樂於息矣而復不能竟息得而三今二家之說益熾益盛不可撲滅夫以程朱之賢而以正道距之猶不能使之息况以邪說邪而欲望其息其可得乎嗚呼安得孟子復生以距其彼行放其淫辭而使此後墨之道同歸於息也

十六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或以王著愈阿合馬害政捐其身為天下除害而自諱於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阻而以義許之吾不知其所謂義果何義也義莫大於尊君尊君莫